

蠡测汇钞

自序

台湾番社纪略

水沙连纪程

番俗近古说

海外寓贤考

明鲁王渡台辨

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

平傀儡山贼党记后叙

书三生琐谈后

书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

劝捐置五妃墓守祠义田疏引

游水里社记

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

重修螺青书院碑记

重修海东书院碑记

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

新建淡水厅城碑记

彰化县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

澄台观海记

自序

传安官海外近十年，效拙者之为政，恒恐岁月计之皆不足，敢不勉乎！初为北路理番同知，戴星于役，尝东至彰化界外之水沙连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里坌，望鸡笼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尝南至凤山之埤头；延袤千里，皆览其山川形势、稽其民风土俗。闲有所得，辄笔于书。公余之暇，手披卷轴，既因见见闻闻，以参考志乘及文集杂记之异同得失；又念圣朝声教被远，虽荒陬士子皆知励学，为导以先河后海之原委，俾不囿于所闻、不迷于所往，亦齐物之一端也。文以足言，薪有裨于掌故，而案牘应酬之作不与焉。搜篋得若干首，汇为一编；非敢谓蠡测可以知海，亦欲来者知区区滥觞，尚非无本之学云尔。

道光庚寅初伏日，浮梁邓传安鹿耕氏书于台湾府署之鸿指园。

台湾番社纪略

台湾四面皆海，而大山亘其南北。山以西民番杂居，山以东有番无民。番

所聚处曰社，于东西之间，分疆画界。界内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归化、或未归化，皆生番也。幸沾皇化，维有历年，地益辟、民益集、番益驯。犹恐番黎有不得输之情，爰设南、北路理番两同知以抚之。

北路熟番可纪者，嘉义共十三社、彰化共三十三社、淡水共三十六社；每社有通事、土目约束其众，废置皆由同知。此外，归化生番，嘉义则内优六社及阿里山八社，而崇爻八社亦附阿里山输饷；彰化则水沙连二十四社。其淡水之蛤仔难，向在界外，今入版图，改称噶玛兰，设官吏如淡水厅，通判即兼理番，不隶北路同知矣。内优通事尚由官置，余如土司之世袭。阿里山之副通事、水沙连之社丁首，皆治牒社、输饷事宜。闻南路之卑南觅亦有官置社丁首。夫牒社，即民番互市也。所谓归化，特输饷耳；而不剃发、不衣冠，依然狃狃榛榛，闲或掩杀熟番而有司不能治，为之太息！安得如噶玛兰之改土为流乎？

南路理台、凤两县番载在府志者，台湾祇三社，皆平地番；凤山熟番亦祇六社，余俱归化生番。以余所闻，惟山猪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实与凤山直接。琅峤一十八社，山行须历生番界，水行则由下淡水，小舟可通，而沙马矶头为其尽处，故由凤山往者皆取水洋之捷。若卑南觅七十二社，则西南值凤山，北接崇爻，又在嘉义山后；府志纪其大概，故系于凤山下耳。今山猪毛已在界内，民番错处，有都司驻焉。琅峤与沙马矶头皆见于蓝鹿洲东征集。琅峤当日已称乐郊，不忍弃诸界外；今益繁盛，民杂闽、粤，番甫归化，有司俱得通文告，不比傀儡山之有番无民者矣。鹿洲曾为元戎檄卑南觅大土官文结，令搜山擒贼，赏以帽靴、补服、衣袍等件；是生番中未尝无衣冠文物。今其女土官宝珠盛饰，如中华贵家，治事有法，或奉官长文书，遵行惟谨。闻其先本逃难汉人，踞地为长，能以汉法变番俗；子孙并凛祖训，不杀人、不抗官。然则虽在界外，又何殊内地乎？

由卑南觅而崇爻，其北为秀孤鸾，又北为琦嵗，又北为苏澳，已是海岛尽处；迤西乃达于噶玛兰。自噶玛兰既开，人迹罕到之处始知其名，宜前此无及之者。独怪巴荖远、狮头、狮尾至今尚未归化，而府志附于彰化番社之末。其猴猴、歪仔歪、巴荖郁、新仔罗罕、奇立丹、抵美简、抵美抵美、踏踏、新仔罕、又毛搭吝（即南搭吝）、珍汝女简（即珍珠美简）、女老（即里荖）、奇武律（即奇武荖）、勿罕勿罕（即武罕）、毛老甫渊（即猫里府烟）、奇立援（即奇立板）、抵羨福（即抵美福）、哆勝美仔远（即哆啰美远）、屏仔猫力（即珍仔满力）、摆里（即摆厘）、奇班宇难（即奇兰武兰）、打那轩（即打那岸）凡二十二社，今皆在噶玛兰界内，当日并未归化，何以府志载在淡水番社中？彰化万斗六、阿里史二社俱设立通土，而府志不载。恐生熟番揉杂似此者尚多，非亲历不能核实也。

我国家车书一统，声教无外，不宜于一岛中判华夷。溯台湾初平时，仅有台、凤、诸三县，已而于半线置彰化县矣，又于竹塹置淡水厅矣，今又于艋舺、三貂之东南增噶玛兰厅矣；诚如鹿洲所谓气运将开，非人力所能遏抑者。分界禁垦，前人权宜于一时；究竟旧日疆界，无不踰越，所当变而通之，以番和番为柔服伐贰内外合一根本。

郁沧浪稗海纪游云：「有赖科者，欲通山东土番，与七人为侣，昼伏夜行，从野番中越度万山，竟达东面，东番导游各社，禾黍芄芃，比户殷富，谓苦野番闲隔，不得与山西通，欲约西番夹击之」。又曰：「寄语长官，若能以兵相助，则山东万人凿山通道，东西一家，共输贡赋，为天朝民矣」。考赖科之名，亦见于东征集，是大鸡笼通事，曾招崇爻八社向化者。所谓野番，似指淡水山后；未知所称土番，即是崇爻抑尚在崇爻以北？姑存之以备一说。

水沙连纪程

水沙连归化生番共二十四社，在彰化县界外；非与生番互市之社丁不能至，而越界私垦有厉禁焉。嘉庆二十年，今淡水司马吴朴庵性诚知县事，因奉檄往逐占垦埔里社之汉民，作诗以纪其事。越七年而余来为北路理番同知，读朴庵诗而嘉叹之。适又有熟番潜入者，当事廛涓涓不绝之虑，迭檄申禁。余念非亲往不能察实，况佳山水之得自传闻何如目睹，岂惮险远而不一行。顾深入异域，未可无卫，于是先次广盛庄，令众社丁属徒百人，益以屯丁四十人，田头社生番亦率众来迓，愿为先导，乃韞弓、箛矢、执戈、扬盾以往。

过油车坑口，路陡而狭，擎兜上下，如挽如縋。又沿溪行数里，登鸡胸岭。从岭上望社仔旧社，盖二十四社之最近者；既被汉民占垦，生番不能御，俱迁往山内矣。水里社土目率众番迓于岭上。过土地公案五里，皆密树。过牛膀泽五里，皆修竹阴翳，并不见日，然树林有湿气侵人，未若竹林之萧洒可爱。此入山之最奥处，海外所未见也。过满丹岭至田头社，由奥得旷，心目顿开。两社番男妇跪迓道旁，装束不名一状；见官长皆欣然喜，因留宿焉。时当秋莫，山气夕佳；社丁指点，两山相向，形似龟蛇，延伫久之。

次早，过水里社，望见日月潭中之珠仔山；蓝鹿洲东征集所纪之水沙连即此。因番未舫舟留俟，回輿畅游。过猫兰及审辘，昔为生番两社，自被占垦，番徙社虚，汉民既逐，鞠为茂草。由审辘而东，穿林下坡，行坑中，两山耸峙，夹以巨石，溪流湍急，浅处可厉，深处不可涉。登山伐木，推而下之，顷刻成梁，如左氏传之除道梁嗟者，以人众易为力耳；亦有不可梁处，仍擎兜渡水，纵横湾转，更险于油车坑。险尽而夷、奥尽而旷，遥见埔里社，一望皆平原，此界外之最旷处也。埔里社番及招来诸熟番皆跪迓于路，即延馆于覆鼎金

山下之番寮。山之高不三丈，登而眺远，四望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旷，中惟埔里一社，余社俱依山。草莱若辟，可得良田千顷。生番不能深耕，薄殖薄收，已有余粮。即招来之熟番，亦不能如汉人之尽地力。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余家，犹藉当日民人占筑之土围以为蔽，诛茅为屋，器具粗备；官长随从多人，皆免露处。生番既供薪米，并以牛豕犒众。闻椎牛屠豕声，不啻于京斯依之跼跼济济矣。

明日，以熟番为引导，履勘田原。新垦地不及三十甲，尚未成田；旧垦田十倍于此，早已荒芜。此地东通秀孤鸾，南连阿里山，北连未归化之沙里兴，为全台适中之地，而平旷膏腴仿佛内地莆田一县，真天地自然之美利；惜其越在界外也。民人生齿日繁，番黎生齿日耗，不知何故。余经过处已见三社为墟，疑他处亦有似此者。过埔里社，见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询知自被汉民扰害后，社益衰、人益少。邻近眉里、致雾、安里万三社皆强，常与嗜杀之沙里兴往来，其情叵测；偏处者实惴惴焉。番性贵货易土，何所爱于旷土而不招熟番以自卫耶？余既知以番招番之由，仍召四社土目，诘以旷地之可开与否。音须重译以通，而社丁及熟番之能生番语者各怀私见，互有是非；及求得能汉语之生番为通事，乃悉其实。盖眉里诸社之不愿开，借口于社仔社之因招垦而亡；其理甚正。埔里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垦，即薙发为熟番亦所心愿，其情可悯矣。且此次越入之熟番，实缘生番招来，异乎当日汉民之强占者。特以开垦不利于壮丁，未免俯张其辞，以闻于上。当事虑有奸民混入其中，渐次藏垢纳污，不得不察实申禁耳。余所见已异乎所闻，并逆料熟番之开垦，将来必无成功，不必如往岁实力驱逐；惟谕令具状，俟岁事既毕各还本社，可以安番众而复上官，何多求焉。遂于明日回舆，为水里社之游。是岁，道光三年也。

番俗近古说

生番人希土旷，地无此疆彼界。但就居之所近，随意树艺，不深耕、不灌溉，薄殖薄收，余粮已不胜食。积粟无巢无余；其所持以与社丁互市，乃射猎所得之皮革、骨角、毛羽及山中诸药物取之而不尽者。既无贫之足忧，又何富之可羨？非所谓贫富不相耀欤！

古之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耳。九府圜法之权轻重，盖昉于征商以后，其初固无泉布、泉刀也。今制钱为国宝，而不流通于界外；番钱来自外洋，为商贾所重，而不行于生番。社丁以番之所需，入山賸社，无非日用饮食；不贵异物贱用物，生番之所以易足也。

夫输饷之社，归化社也；不输饷之社，野番也。生番何能输饷？惟是賸社

丁以社所得，纳税于官耳。其冒险趋利，与野番交易之番割，官不过而问焉。然则熟番之饷，即汉之算、唐之庸也；生番之饷，犹是周礼之征商也，曷尝责贡于界外乎？

界外不通语言，焉解文字？互市或有賒货，皆以结绳代券，如期而偿则去之。盖风之似上古者如此。然而民分番、汉，汉恒欺番；番分内外，内能和外。即如水沙连之社仔社，曩皆生番聚居，不知如何为汉人所饵，遂夺其地而墟其社。埔里社之膏腴，固汉人所耽耽者；熟番馈以货物，竟得受地而垦，杂居无猜。春秋魏绛之论「和戎」，所谓「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者，洵不诬也！

贾谊云：「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史记滑稽传：「淳于髡，齐之赘婿也」。盖以赘婿为贱矣。番俗入赘之男如于归之女，顺以听命，无敢自遂，贱孰甚焉。古之去妻，礼有明文，今已不行；惟番俗娶妻曰「牵手」，去妻曰「放手」，不合则去，亦犹古之道欤？

被发衣皮，固是戎俗；然上古之民，亦衣羽皮而榛榛狉狉。沙连生番，女或结辮，男发并散垂。蔽体之襦皆革，女更增以抹胸，或革或布。中古之戎，即上古之民也。至土目见汉官，必加装饰。衣襦皆红哔叽，又有束股及腓之裤。女则衣白，其襦裤或红或绿。考之古，襦裤本不相连；裤之裆，汉以后始有之。但古之襦藏于内，番之襦见于外耳。其女衣尚白，似古之一命展衣；男之上下皆红，又似春秋传之衮韦跗注。睹鞮服之振振，慨然思载纘武功之遗焉。断发不同薙发。春秋传：艾陵之战，齐公孙挥因吴发之短，令其徒寻约以系折馘。今岸里社番妇翦其前发，以短发覆额。罩兰界外之野番，男亦翦发下垂。乃知短发固如此。但番仅翦发之半，仍以其半作髻，不似吴人之全翦耳。

诗称「斯仓斯箱」，注谓「箱为车箱」。观水里社番结寮为仓，而以方箱贮粟，累数箱为一仓，或古有小于仓之箱，而非谓车之牝服，未可知也。曲礼：「共饭不泽手」，注：「泽，接莎也」。礼：「饭以手」。记又云：「屨不上于堂。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故卫褚师声子因袜而登席，触出公怒。是古者上堂登席，以跣为恭。安得谓番无不跣，及生番以手攫食，不用匕箸之乔而野也？

噫！自古质文之递嬗，踵事增新，文日胜而质日远，何由反本修古，寻千百之十一于书阙有闲中？不谓求诸海外、验诸荒陬，因俗之至陋，得礼之最初焉。于是即经传之或委或原，有离有合，附会以申其说，窃比于不贤识小，亦可备考古者之采择乎！

海外寓贤考

台湾未为郑氏窃据，先来沈太仆光文，借荷兰之一廛，比得輿之硕果。太

仆，鄞人也。全谢山太史眷眷于乡先辈，故鮑琦亭集中既为太仆作传，又叙其斯庵诗集。而于同时逊荒依郑诸君子，皆详载原委。如其说以订正郡志，则当叙华亭徐都御史孚远于太仆之前、叙鲁王于宁靖王之前，而寓公益有光矣。

传安考台海外史，鲁王实薨于金门、葬于后浦，在成功未渡台之先，别有辨证；谢山说祇可存疑。都御史固名重几社，而成功肄业南雍时所从学诗者也，其依郑氏最早；曾自厦门奉使见桂王于粤西。明史本传称其遁入海，死于岛中。鮑琦亭述公自叹曰：「司马相如入夜郎，教盛览，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国大夫当之，伤何如矣」！是岂非栖迟荒岛之明证？乃外史记康熙三年甲辰伪郑挈家东渡，明诸王、宗室及绅耆王忠孝等皆相随，惟公扁舟归华亭；似与谢山不合。按公初结寨于定海之柴楼，距舟山最近。厥后闲关从亡，与张苍水尚书煌言异地同心，皆江、浙闲所指名者。其不遽东渡，殆闻苍水遁迹于象山之南田，欲往相从耳。及闻苍水已亡，漠然无所向，乃航海来台，郁郁以死。此当据鮑琦亭以符合史传，未可泥于外史矣。况定明史稿之横云山馆亦华亭人，讵有都御史得正邱首而桑梓不知之理耶？

鮑琦亭苍水传云：「成功丧败之余，思取台湾以休士，公以书挽，不听。当海滨之民不愿迁界，复招成功乘机取闽南，而并遗书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佺期、徐公孚远、监军曹公从龙，劝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及成功卒，闽南遗老谋奉鲁王监国，公又以书约故尚书卢公若腾以下」。呜呼！成功取台，乃弦上之箭，讵千里尺书所能阻止！当成功之卒，闽南遗老尚在厦门，谋奉鲁王监国。鲁王应是世子极皇，非江东称制之以海。虽其事疑信参半，然苍水鞠躬尽瘁，几不愧文信国！依郑诸公仍与苍水通消息，又岂愿比遁入占城之陈宜中耶！

考鮑琦亭陈光禄士京传，成功宾礼叨之遗臣，其最致敬者，卢、王、沈、徐诸公而外，惟都御史辜公朝荐、郭公贞一与光禄。考光禄未尝渡台，其余皆从郑经于后，未随成功于先；外史及海滨纪略并有岁月可考，视鮑琦亭尤核矣。郭都御史与卢尚书皆同安人。尚书家在浯州（即金门），有遗爱于甬上，故谢山为作祠堂碑文，称其深入东宁；台湾志谓其逊迹澎湖社门。考外史，尚书至澎湖，病，不二日死，遗命题墓曰「自许先生」。盖志书以其未曾至台，故疑逊迹；谢山以澎湖统于台湾，故浑言深入；得外史而厘然矣。王侍郎籍惠安，沈都御史籍南安，同为闽南遗老，台志俱为立传，不知何以独遗徐、郭两公？其台志有传之揭阳辜朝荐，鮑琦亭集中讹「辜」为「章」。若曹监军，不知为何处人，考之纪略，实与护理郑袭据台拒经，身名俱丧，有愧诸寓贤矣。又台志祇称卢公迁宁绍兵备道，王公以户部主事榷关；泉州府志虽言卢公巡抚凤扬，亦是甲申以前；鮑琦亭则系卢公以兵部尚书督师、系王公以侍郎，其所受

职非闽中即江东也。如必甲申以前官乃可登载，则斯庵沈公之称太仆、复斋沈公之称都御史，岂非甲申以后乎？

余故论列如右，以备修志考证焉。

明鲁王渡台辨

鄞谢山全氏鲒埼亭集据沈斯庵太仆诗，谓鲁王曾偕郑氏同入台阳，薨在成功歿后；是康熙元年壬寅，非顺治十七年庚子。太仆为海外文献，其言若可信矣。

余久于台湾访斯庵诗集未得，仅见江东旭日升海滨纪略及鹭岛遗衲梦庵海上见闻录两书。最后得不知撰人名氏之台海外史，年经事纬，纪载尤详。其人曾于靖海侯平郑氏后来台，闻见亲切，不亚斯庵，未可疑其无征也。

夫伪郑负固不服，冀延残明一线，不幸而受「沈王于海」之诬。谢山愤焉，不惜极力招雪。若如阮夕阳集王薨于内地金门、岁在庚子，犹有形迹可疑，必易其年月、移其薨葬之地，斯群疑胥释；何幸有海外异闻之证实也。考外史，鲁王实以庚子十一月殁于金门，成功令兵部侍郎王忠孝礼葬于后埔。见闻录号称定本，必曾经考订，然亦同于外史；不皆与沈太仆相矛盾、而与阮集符合耶？

谢山申沈辟阮，言之凿凿，余初亦然其说。今以理与势揆之：成功之取台湾也，实听何斌密计，掩荷兰之无备，虽属机会可乘，然冒重险以决胜于异域，实惴惴焉。其时同行惟诸将二十余人，并无残明遗老，何况宗室？无论鲁王已薨，仅世子极皇偕诸王及唐显悦、王忠孝诸遗老饯送东郊，即使王在厦门，成功方探虎穴，何必挟一若赘旆之监国同行？王又何所恃而慷慨请纓、中流击楫？此不待智者知也。成功得台未二年而歿，迨郑经自厦奔丧，定乱袭位；又明年岁在甲辰，郑氏所宾礼之遗臣自忠孝以下、宗室自宁靖王以下，始相率东渡依经，前此并无一人来台。不知沈斯庵何所得鲁王而与之倡和？台湾大湖之鲁王墓又何自而来？皆疑事也。

窃意鲁王既歿，尊宗室者或即称世子为鲁王，故太仆与往返联吟。王之薨虽赴告于海岛，太仆挽诗殆补作于成功取台后欤？王子孙既家于台，无由内渡，或遥望为坛以时致祭，而附近之大湖因有王墓，如金人既葬宋渊圣于巩洛原，而南宋尚攒空棺于东越称钦宗陵，非前事之相似者耶？呜呼！鲁阳挥戈，愚忠可悯！幸逢圣朝无讳，阐发幽光，无嫌铺张扬厉。似鲒埼亭之表章张苍水尚书，未免抑扬过当；今不得援尚书祭王文「十九年节旄」一语，为薨在壬寅确证也。郑氏优礼遯荒诸贤，必不加害于其所左右之故主。王若非得正而歿，其子孙与郑氏不共戴天，断无始终相依之理。即此而沈王之诬已不足深辨，又何

必改墓葬之时与地以迁就附会而予诬者以口实？谢山其弗思耳矣！

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

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鹿仔港新建书院，传安因向慕寓公鄞沈太仆光文，而借其敬名之字以定名；书院成，必以太仆配享徽国无疑矣。考太仆生平，根柢于忠孝，而发奋乎文章。其乡人全谢山鲒埼亭集既为作传，又序其诗，谓「咸淳人物，天将留之以启穷微之文明」。今之文人学士，可不因委溯原欤！

当日随郑氏渡台与太仆并设教而人争从游者，则有名重几社之华亭徐都御史孚远；其忠孝同于太仆甘心穷饿百折不回者，则有同安卢尚书若腾、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阳辜都御史朝荐、同安郭都御史贞一；其文章上追太仆兼着功绩于台湾者，则有漳浦蓝知府鼎元；礼宜并祀。传安已于丽牲之碑发其端，更为引而伸之。盖海外掌故，固考信于史乘，然以徐都御史之闲关从亡，鲒埼亭表章甚力，明史亦称其遁入海、死于岛中，而府志不载，急应补入。虽鲁王实未渡台，鲒埼亭不免误信异闻，余曾婉为辨证，未可因一端而疑其它皆无据矣。当沿海之不愿迁界化，张苍水尚书煌言以书招伪郑乘机取闽南，并遗书徐、王、沈、曹诸公，力劝成功。及成功卒，遗老谋奉鲁王监国，苍水复以书约卢尚书以下，皆见于鲒埼亭苍水神道碑中；若伪邓之致敬于辜都御史同于卢、王、沈、徐诸公，又见于陈光禄传中，惟讹「辜」为「章」耳。是数子者，不但鲁王之忠臣，亦伪郑之诤友，不得以一字之误而疑辜公，更不可因府志不载而略郭公也。

府志所载龙溪之李茂春，明末乡荐，来台居永康里；台海外史亦系名于随郑经东渡绅士之末。但志谓其日诵佛经，人称为「李菩萨」；似只可入流寓传，未宜配食徽国矣。

胜国遗臣，无论南都、江东及闽粤所除授，皆可结衔文章，体例宜然，亦圣朝显忠遂良之至意。如府志以太仆系鄞沈公、以副都御史系南安沈公是已。乃卢公但称宁绍兵备道、王公但称主事樵关，要是考核未精，并非自乱其例。兹于府志所阙者，据鲒埼亭集以补，即志、集并载者，亦以鲒埼亭为凭。其蓝鹿洲起自废籍，署广州府知府，由世庙之立贤无方，更宜以结衔见殊遇，盖其慎也。

全谢山于翁洲之成仁祠祀典，曾以议示定海令；大涤山房之祀黄石斋先生，曾以议示杭守；是酌定典礼，必慎厥初。今奉诸公栗主以祔食徽国，一隅之祀也；倘他处亦仿而依之，焉知不藉此阐幽以通肸鬻于海岛。爰书此，以示有事于书院者。

附黄南村广文纪后

吾师邓未遘先生，自作县时，所至以兴学为事。道光二年，由闽县迁台湾鹿仔港同知，以海外学未盛，课之尤勤；士无远近，咸裹粮而至。越二年，乃谋所以育之，而文开书院创焉。文开者，明季寓贤沈太仆光文之表德；先生以台人知学由太仆，放假其字以名塾也。比三年，书院成，行释奠礼，则奉子朱子为先师，而配以太仆及华亭徐都御史孚远、同安卢尚书若腾、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阳辜都御史朝荐、同安郭都御史贞一，而国朝漳浦蓝知府鼎元殿焉。既为之记，又作从祀议以示之。

之数贤者，或系心故国而遁迹炎荒，或橐笔戎行而立功徼外。乃自太仆以下，迄于今百余年，人至不能举其姓名。其行事闲见于私家传记，而学者未能遍睹。卓卓如蓝鹿洲，事遥室远，亦几数典如忘。得先生搜葺而表扬之，然后揭日月而行。诸生入拜栗主，则指以相语曰：「是胜国之遗老也，惓惓君父而百折不回者也。是我朝之不负所学，以大有造于吾台者也」。出则考其流寓之所及其行吟之区与所摩盾作书之地，相与咨嗟慨慕，以想见其为人，而愿其行之出于己，其感兴岂有尽耶！晋史墨有言曰：「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夫士之生于时，犹龙之生于水，若未尝育而悔之，而谓时之无士，何异于水官弃矣，而责水之无龙耶？

先生于今年春奉简命升守台湾，复即郡城之崇文书院五子祠增奉八贤栗主，率诸生入祀如仪。吾知全郡之士之率先生教，犹之于鹿仔港也。文章根柢，忠孝为基，由诸寓贤而上溯建阳暨乎濂洛，观摩成就，月异而岁不同。铨游先生之门久，又职在司教，敢推明先生之教思，书数语于简末，以私示所领之士云。

道光戊子中秋后一日，署嘉义县教谕事福宁府训导受业黄铨谨记。

平傀儡山贼党记后叙

台湾南路傀儡山生番，载在府志，共二十七社；名曰归化，其实桀骜，颇为逋逃渊藪。乾隆三十五年，大穆降奸民黄教谋逆，台湾县志纪其大略；但称教遁入番社，或云死于军中，获贼党郑纯、黄芳寅诸法。其陈宗宝、石桑二贼，志未言其获否。及得读南丰谢醒葦鸣盛为前知凤山县事谭桂峤先生作平傀儡山贼党记，乃知陈宗宝获自先生；其出力捕宗宝逼迫至死者为生番加砵社女土目冷冷，可以补县志之阙矣。

生番嗜杀，居民视为异类。惟汉奸挟货以饵，得与往来，或娶番女为妇，生子称土生仔；往往构民番衅，并倚番害民，民甚苦之。记称宗宝生长于番，娶番妇生四子；殆本生番之出，又为番赘婿，实土生仔中之尤狡者耳。先生

知凤山时，洁己恤隐，恩信浹于民番。宗宝方负固聚匪，肆行无忌；冷冷实二十七社之渠，以戚好故庇焉。先生忽侦知宗宝所在，乘夜驰往围捕，宗宝逸，获其党三十余人。宗宝惧，求冷冷谒告悔罪。先生许自首，免死。宗宝果率妻子自缚投案。幸邀轻典，输徒仙游之枫亭驿。迨先生受代内渡，而宗宝逃归，党黄教为乱，其负恩甚矣！

当黄教之遁也，监司既登白简，守令无不惴惴。教已深入生番不出，宗宝尚出没无常，有近山闽粤匪徒附会为害未已；大府虑其复炽，檄水师李游击长明、绿营戴副将廷栋来台剿捕。抚军知先生素得民心，亟令东渡相机行事。先是先生受代凤山，民钱送依依，几拥道不能行；闻其重来，咸跃然曰：「贼不足平也！公之德洽于吾民，今复为恤民除害来台，千里集粮，可无以供朝夕所需乎」？于是薪米、鱼肉、蔬果之馈，接踵于庭。凡有指使，竞为尽力。宗宝闻而泣曰：「吾不得生矣！公不早去，吾罪犹不至此；今何逃乎」？先生请于当事，招生番而用之。冷冷闻招，亟率邻社土目、番丁来见。先生犒以酒食，宣示朝廷柔远德意；虽在界外，亦宜归怀。冷冷稽顙以听，即日发令捕贼，先缚宗宝甥柯求以献。而宗宝逃入毛丝丝社。冷冷怒，督番丁环讨甚急。戴、李两将，一堵其外，一攻其中。先生率佳左庄乡兵继之。宗宝穷蹙曰：「吾何面目复见谭公」！遂自刎死。事闻，大府以平贼撤兵入告，而台郡得无后患。盖教虽为渠魁，实劫牛贼耳；辅以狡黠之宗宝，乃如虎而翼。宗宝死，教与石桑虽漏网，料无能为，不妨以斗死军中存疑息事。向使非先生东来，焉能摧枯拉朽于咄嗟间？益以知善政得民之深，而廉吏之果可为也。

先生之行，有绘图于册以旌其功者，一时僚采竞题跋诗文于后。传安早岁侍先大夫在都，得见先生，承出图册相示；时年尚幼，未解借钞诸诗文。及官闽中，得交先生次君福鼎大令抡，又未及询悉原委，怒焉如有所负。得读谢君斯记而释然矣。记中讹二十七社为一十八社，又未悉傀儡山之在生番中。宗宝当日若据兹山，先生不得向导，安能夜往界外围捕？不稍区别，无以传信将来，故为之疏证如右。

先生名垣，江西龙南人，乾隆戊辰进士，官终彰德通守。当时人颂通明之圣，至今犹思慕不谖云。

书三生琐谈后

自古守易于战，大都有险可恃、有城可凭，斯不患人无固志。若台湾昔日之诸罗县，所谓城者，仅植竹以为藩蔽，无陴可登；御寇必须出城，非能战不能守，非能出奇制胜、以少击众，更不能旷日持久。故吾读卦峰陈君良翼三生琐谈之叙守诸罗始末，自春至冬，大小六十余战，而叹其成立卓卓，异于寻

常守城方略也！

君知诸罗县得民心，已选升云南之嵩明州，受代未行，值林爽文为乱，破县戕官，君几被害，卒受义民推戴，会柴镇军大纪复诸罗而守之，因再知县事。大纪果有韬略，便能挫贼锋于彰化，孙太守景燧不至于死；其翻然奋志保全危城者，得君之运筹居多。

林逆听黠贼陈梅计，必得诸罗，乃能据有全台；故不惜尽锐攻击。君念县失则府不可守，故竟出死力以遮蔽郡城。方事之殷，急需炮械，君忆盐水港曾有涌出大炮二十尊，舁其最重自三千斤至千斤者来县，燃以击贼，立成齑粉。迨贼日增而兵勇日减，又于各营盘外深沟高垒，力战退贼。允合兵家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之善策。

所惜追贼火烧庄得胜之后，君知大里■〈示戈〉贼巢空虚，密启驻郡常制府青，并请大纪约驻鹿仔港之任提军承恩、普镇军吉保，南北合兵，批吭捣虚，卒无应者，实为一失机会！嗣又思贼党屯集大埔林，请约驻彰化之军分两路遏其后，而诸罗兵勇攻其前，必能擒渠散党；乃普吉保虽奉制府檄，仍迁延不至，实为再失机会！迨林逆闻风遁逃，普吉保始来会大纪于涂库，附近庄民冀其合剿，争持牛酒犒军；不意两镇相见即争，忿然作色，各撤兵回，民众痛哭而逃，各庄皆被贼毁，城中义民无不解体。大纪因撤笨港卒伍来县，致府、县音问隔绝，粮尽食■〈米凡〉（闽人名去油存质之落花生曰■〈米凡〉）。若君言皆见听，何至于是。呜呼！自有肺肠，俾民卒狂；观于此而不太息痛恨者非人情也！

诸罗沐圣慈锡名嘉义，诸义民多得显仕。推致乱之由，大纪功不蔽罪；又以矜伐见忌，虽荷当宁褒嘉，卒未贷其一死。但恨有罪浮于大纪者，仍保首领以没耳！

君濒于死而得生者三。守城之危，其最着也。先是被贼缚去，将杀，赖民众号救好官而免。最后以纵释无辜虚报寔辟罪应死，蒙恩宽免，感激着三生琐谈。君始终为大纪所累，罢官后入都祝厘，邀复旧阶，终老牖下，较大纪之不死于贼而死于法者，所得孰多？况今日读其书犹勃勃有生气耶！君为湖北蕲州人，乾隆癸未进士，与余先后同出大兴翁覃溪先生之门。余来台后君三十余年，旷世相感，爰撮当时办贼之臧否书于卷末。

书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

祠在彰化城内，前知县事、今升淡水厅同知吴君性诚捐建，以祀乾隆五十一年以后死难自文武官员、幕客、兵勇以逮妇女、仆隶者也。昔金川木果木之变，成都当道立祠，以祠死事之文臣二十有六人，名曰慰忠，青浦王侍郎昶为

之记；今吴君搜采之广，贵、贱、男、女俱无遗，实以忠而兼烈矣。

考林爽文起事于彰化，扰及全台，踰年始平，官民死者彰化居多。陈周全之逆，惟彰化一县受害。若蔡牵由台湾登岸，未来北路，彰化死者有兵无官。吴君自撰碑记云：死林逆之难若而人，死陈、蔡二逆之难若而人。核其栗主姓名，惟曾游戎、汤千总死于海寇；海寇未知何人，难遽指为蔡逆也。吴君又于每人栗主下各系以四言赞语，有详有略，婉而多风；但以爵为序，无由确知其岁月、事实，未若慰忠祠碑阴之载诸人籍贯、履历，较若列眉矣。

呜呼！台湾孤县海外，官斯土者不以为履险，而以为履厚，泄泄然肆于民上，迨至变起仓卒，谓一死可以塞责；而恤典不及、招忠不祀，虽以刘郡丞亨基之女及朱大令澜之媳与女殉节甚烈，而不能盖伊翁之愆，不徒然血膏原草耶？吴君悯焉，爰独力经营而成此祠，俾灵魂得以妥侑，允合从政有所之义。顾汇祀止及一县，惟知府事孙君景燧以致命于彰化入焉；此外不遇吴君之阐扬而泯没者何限，不重可哀耶！其知彰化县之俞君峻视事未久，去疾过严，激而速反，若使反迟，则祸更烈；当日业经请恤，至今父老叹其有功无罪。闻未蒙请恤之中，尚有如俞君之勤事以死，而为众所称道者。然则当事虽区别功过以闻，究不能无失善；所望后来纂修志乘博访而备言之，俾考古者有所惩劝，亦大慰忠魂于九原也夫。

劝捐置五妃墓守祠义田疏引

明肄宁靖王逊荒海外，值王师平台，从容就义。其妃五人，如志书所载，袁、王二氏及秀姑、梅姐、荷姐者皆从死如归；拟之古烈士，何异齐二子之从田横、秦三良之从穆公也！妃墓在城南魁斗山；有司多士莫不矜其节烈。丰碑树于乾隆十一年范、六两使者。其墓旁有祠，并寘守祠墓一人，由来旧矣。顾经费无出，每春秋之荐繁、守冢之需饩，仍取给于檀施，非所以垂永久。屡议置义田，未果也。

夫节烈无论男女，皆有浩然常存之气，故睹焄蒿凄怆而油然生哀与敬者，人有同情。幸义举已有开必先，可无以善其后耶？计守祠墓斋粮一人之食无几，而墓有培补及清明麦饭、祠有黝垚及俎豆馨香，过啬亦非所宜，大约非得田四、五十亩不可。但愿好义者推迎神、报赛、供佛、饭僧之有余以赞斯举，则咄嗟立办矣。

考宁靖王葬于凤山竹沪庄，尚在魁斗山南三十里，其地虽禁樵采，然无置守冢之例。表从死之妃，即所以表王也。曩权台防司马周君琢堂、现主崇文书院讲席，抚今忆昔，慨捐番镪十圆以为倡率。余愧焉，为倍其数捐助，并以疏引告郡城慕义者。

道光九年己丑七月朔，知台湾府事浮梁邓传安白。

游水里社记

游之适无过山水，而水中有山尤佳。小洲小渚、一邱一壑，诚不若孤山孤屿、若金若焦耸峙于江湖中者之得大观，顾涛惊浪涌，涉险而游，游者弗畅；往往叹羨澄潭邃谷之为胜境焉。

东征集所谓水沙连者，山在水中者也。其水不知何来，潏而为潭，长几十里，阔三之一。水分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珠山屹立潭中，高一里许，围五之。蓝鹿洲喜得一游，比诸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余慕之十余年矣；幸因改官东渡，又有事可假而行，诚哉与兹山水有缘也！

于是反自埔里社，停輿而宿，刺舟而游。舟名蟒甲（或曰甲舵），长而狭，盖剝独木所为，有桨无篙，荡漾缓行。水分两色处，如有界限；清深见沙，游鳞往来倏忽。时已初冬，四山青葱如夏。满潭皆菱芡，浮水白莲如内地之六月菊。自北而南，舫舟山后。摄衣披草而登，不数十步，见美人蕉一亩，又见万年菊一亩，红黄相映，俱是蔓生。木果亦天成，石榴已残、林檎尚可食。风清云澹、鸟语花香，怡愕忘疲，惜荒芜中无处可列坐而休耳。

鹿洲所云：番黎绕屿为屋以居、架竹木水上藉草承土为浮田以耕者，府志亦载之，今皆不见；但见度木水中，傍屿结寮为仓，以方箱贮稻而已。其实番黎不解菑畚，既视膏腴如硗确，又安用此浮田为哉？山麓望潭，不知原委；望远山，不知脉络。欲蹑山顶以得寥廓之观，而草深树密，无路可寻，怅怅而反；仍令刺舟绕屿缓行，以惬幽意。

从舟中望傍屿之寮，悬髑髅累累；据称馘自北港之野番。考乾隆五十二年，水里社番毛天福以助讨林爽文受赏；府志载雍正四年，水沙连社番骨宗作乱残民，巡道吴昌祚讨擒之，搜出头颅八十余颗；盖后先之顺逆不同矣。彼累累者，番耶？民耶？游者果无戒心，奚庸护卫之挟弓矢耶？

呜呼！台湾乃海中一屿耳，屿之中有斯潭，潭之中又有斯屿，十里如画，四时皆春，置身其闲，幻耶？仙耶？真耶？凡耶？溯鹿洲来游时，于今近百年矣。倘向之凭恃险阻渐次划削消磨，俾游履于于而来，欢欣眷恋而不能去，更因造物设施之巧而增以人工，凡山之峙、水之长，皆有崇台、延阁、层梯、曲榭及嘉木、异石、芙蕖、菡萏之点缀，彼江左、浙西诸湖山能独擅其美耶？山水有灵，必不终弃于界外。吾姑记之，以俟后之游者。

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

善所以养人也。人苟好善，则慕之者不远千里，非重险所能闲。台湾虽在

海外，实隶福建省。当归皇化之初，赖一、二良有司导民以善，故地日辟、民日聚，遂蕃庶以至于今。

府城同善堂者，海内游客之所税舍，而久于其地之寓贤经营缔构以供行李者也。其初因旅殡之无归，置义冢于郊外而瘞之；鸠费有余，爰推泽枯之仁，成柔远之义，创建会馆一所。自前堂、后室以及东、西两序，但求廓乎有容、朴而可久，俾初至者得所止息，留滞者得免栖皇。并妥天后神主于上，为人所凭依，而以同善名其堂焉。

道光四年，岁在甲申，余以鹿仔港同知暂权府篆，甫闻斯堂经始；阅二年，复以权篆再莅府城，则落成已浹岁矣。倡议为阳湖汪味羹、徐雪蕉、山阴程秋帆，襄事者嘉善朱润川、海盐高东岩、钱塘吴桐并阳湖庄萼堂；而味羹、秋帆两君始终其事，尤不辞劳瘁。计费白金二千有奇。功既竣，仍议定经久章程，凡养生、送死、赈穷、恤匱所需，或取诸租息、或按年捐输，井井有条。自闽、粤两籍而外，凡四海九州岛，弹冠挟策、洋洋于于而来者，无不在联络之中；洵哉大同而不系于私也！

考同人之彖传既曰「通天下之志矣」，大象又曰「君子以类族辨物」，说者谓所以审异而志同也。傥所同弗辨善与不善，斯有乖于君子之道而不可贞。即如台郡熙攘往来，其类不亿。占籍之民，闽、粤各自为类，而闽之中又分漳、泉，粤之中又分潮、嘉，但以乡里为异同，而善与恶揉而杂焉，海外遂纷纷多事矣。诚能闻同善之风而勃然兴起，何难偏党渐化、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即测水占风以来同，亦无不羡慕郊乐土，履险若夷，其善气之洋溢曷有既耶！

抑又闻唐元和孔尚书节度岭南，贫士之落南不能归者，与流徙之胄百余族，用其才良而廩其无告，如昌黎南海神庙碑所称；则斯堂义举，有司当独任其事，而顾诿之寓贤，似非无忘宾旅之谊。所期过斯堂而顾名思义，勉济人之善政，不苟同以为斯世善，庶无恶于民、无愧于神，即后来者皆因斯堂以触目警心可也。

汪君名和鼎、徐君名晋谐、程君名裕、朱君名浩、高君名融、吴君名同、庄君名廷梅，宜备书。

重修螺青书院碑记

彰化县南五十里，东、西螺两保合建螺青书院，以祀文昌帝君。昉于嘉庆八年癸亥。庙貌既焕，人文蔚起。已而毁于兵、圯于水。至嘉庆二十二年丁丑，众绅士乃醵千余金修复。越五年而余来为鹿港同知，杨茂才赞元乞文以记其事。

余谓非士子肄业之所而称书院，得毋以文昌列在祀典、专司禄籍、为读书

人发祥所自乎？今州县学宫，即古之乡学；城乡或各建书院，即古庠序党庠之遗意。周礼：党正有春秋祭禘之仪；祭法：幽禘，祭星也。文昌在天为司中、司命之六星。自古德行道艺之书，必以孝弟为首；后世于文昌之神，或求其人以实之，又权舆于雅诗之张仲孝友。然则书院之崇奉文昌宜也。

方今天下入仕，以读书得科第为正途。乡会试糊名易书，衡文者从暗中摸索，以示至公；即使因文见道，仅能考其道艺，无由知其德行，此所以名实不相应，而竞乞灵于冥漠也。苟念赫然在上之神，凭依在德，信而有征，则岁时之荐馨，曷若夙夜之励志；庠序之敬业，曷若门内之修行。上以实求，下以实应，人所仰服，即神所默佑，士习自不懈而及于古。孰谓螺青人物之自奋于山川和会者，徒博春夏弦诵三载宾兴之名也哉？

莅斯举者，举人杨启元、其弟廩膳生杨调元、附学生杨赞元、候选训导胡克修、罗桂芳、附学生周大观等；宜并书。

重修海东书院碑记

教之兴，固赖官师，而乡党慕义之士亦与有力焉。

海东书院在台湾府学之西。昉于康熙五十九年；旋为考棚。至乾隆五年，巡台御史兼督学太原杨公二酉复建为书院，时有贡生施士安捐田千亩为膏火资；嗣后屡有增修。凡分巡海外能尽厥职者，无不以课士为急。余于道光四年奉命来台，每至书院，必诏肄业诸生曰：「闽省自唐以后，始有闻人；然理学之盛，莫过于闽。台郡被声教百余年，人文不让内地；诸生挟四书、五经以专心于举业，自谓能学圣人之学矣，抑思学其学者必志其志，岂徒以文辞乎！溯闽学之上继濂、洛，皆由先立乎诚而戒欺以求慊；若徒冀科目重人，乡会得隳如额，遂为不失令名，恐先有愧于乡先儒而去圣人之道日以远，非使者所望于诸生也」！于是士皆知奋。越三年，书院又需修葺。职监黄捷芳偕弟文学廷材捐千余金慨任其事，阅两月而落成；讲堂、斋舍焕然一新，拓于旧者三之一焉。两黄君能趾施明经之美于奕祀后，不亦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考国初太仓王仲至着苏学景贤录，而陆桴亭先生为之序。陆先生固儒学宗主也，所称必信而有征。王仲至既为江夏刘广文修葺学宫，又因姑苏郡学志告成而别辑景贤录；余未得见其书，惟因陆序以知书之大略。陆先生谓学为圣人，弟子员之责也；窃喜与余勸士之言相合。景贤录所载，皆苏郡过化之贤者，希贤即所以希圣也。

海外督学有功于书院者，杨侍御而外，则有觉罗公四明、奇公宠格、张公志绪、糜公奇瑜。未建书院以前，嘉惠士林则有陈清端公及夏醴谷、林荔山、蒋集公诸先生，载在郡县志，彰彰可考。其以寓贤设教为海外开风气，郡志但

载沈公光文，而不载徐公孚远；此外缺略者尚多，是宜如景贤录之详加编纂以为多士效法者也。

台郡百发具举，惟郡志不修近六十年，增修勿宜辽缓。又书院曾为考棚，自书院复而考棚改建于道署厅事右偏，府县试士，则各于其署；绅士屡议别建而未果。黄君汲汲慕义，既趾施君之美，愿更趾王仲至之美，倡率众绅以成此两善举，庶海外风气益蒸蒸日上矣；跂予望之！

时道光七年，岁在丁亥，仲春之月，督学台澎观察使者阙里孔昭虔记。

黄君昆季修书院落成，乞余一言为记；时值境内不靖，驰驱南北，不暇握管。鹿港司马邓君菽原，古文家也；时权郡篆，朝夕过从，因援韩安国赋几故事，属代撰勒石。余素不敢攘人之善，兼欲各存其真，爰附缀数语于后。昭虔又识。

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

道光四年，传安为鹿仔港同知已二年矣；勤于课士，士皆思奋。因文昌宫之左隙地甚宽，请建书院其上；传安给疏引劝谕。以海外文教肇自寓贤鄞县沈斯庵太仆光文字文开者，爰借其字定书院名，以志有开必先焉。工费既巨，鸠庀不时。又明年，风鹤有惊，军书旁午，传安奉檄权郡篆；浹岁乃及瓜期，士民喜其重来，益亟亟于是役。未几而书院告成，轮奂俱美，讲堂、斋舍廓乎有容；规制浑坚，信可经久。传安阅视甚欢，将筮期鼓篋而先为文以记。

考戴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说者谓先圣是作者、先师是述者。郑注曰，国无先圣、先师，则释奠当与邻国合，若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不必合。今学宫奉孔子为先圣，从祀者皆先师。书院多祀先师，而不敢祀先圣。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若如郑注，则惟建阳之祀朱子，可称国故，余皆所谓合也。台湾至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始入版图，前此犹是荒服；岂有国故，不得不仰重于寓贤。传安前以沈太仆表德名书院，已为从祀朱子权舆；况太仆卒、葬俱在台，子孙又家于台，今虽未见斯庵诗集，而读府志所载诸诗文，慨然慕焉，固国故之彰彰者也。

其先太仆而依郑氏、后太仆而东渡亦设教于台者，为华亭徐都御史孚远。成功尝从徐公受学，渡台后优礼过于太仆。公自叹如司马长卿入夜郎之教盛览，想当日海外从游必有杰出若盛览之人；惜府志不载，而仅见于全谢山鲒埼亭集中。今祀太仆，未可不祀徐都御史矣。府志所载，避地逊荒固不之人，而系恋故君故国、阅尽险阻艰难，百折不回如二公者，惟同安卢尚书若腾、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阳辜都御史朝荐，并亟称于鲒埼亭集；其郭

都御史贞一，府志虽阙，可考鲒埼亭及海滨纪略以知其忠，当连类而祀之。至漳浦蓝鹿洲鼎元，曾赞族兄元戎廷珍平朱一贵之乱，所著平台纪略及东征集，仁义之言蔼如，不但堪备掌故，以劳定国，祀典宜然。昔朱子谆谆以行仁义、存忠孝勉人，兹奉诸公栗主以配享，谅亦神明所深许也。诸公皆人师、非经师，孙业诸生仰止前哲，更思立乎其大；不仅以科名重人，则长者藉书院成功，搜罗遗佚，以补海外祀典，亦未尝无小补也。

是役也，阅四岁而竣工。共费白金若干，以归官闲田为膏火所资，计若干亩；当上其册于大府，闻于当宁，定邀天语褒嘉，如行省凤池书院之蒙特赐扁额、如江南宿迁鍾吾书院之蒙旌奖急公绅士矣。时传安升补台守，将行，善后事属之来者；且因落成有记，并书乐输诸姓名于碑阴。

附周琢堂大令书后

玺与浮梁邓盱原先生同出大兴朱文正公之门，嘉庆十三年戊辰又尝同事秋闱。先生以善教得民为治，所至文教无不振兴。莅鹿仔港五年，创建文开书院。岁在丙戌，玺权彰化县事，书院尚未竣工。其冬，先生权郡篆，以玺受代赋闲，订为郡城崇文书院山长，于明年春中来塾，见先生课士，善诱学者，昭若发蒙，益知鹿港士子服教之深。是秋，先生卸郡篆，复回鹿港；士庶踊跃以襄书院役，即于岁终告成。明年春，先生已拜命为郡伯，尚释奠于书院而后行。时玺兼主彰化白沙书院讲席，履端曾至鹿港；先生导观书院，喜其壮丽宏敞胜于崇文。及读先生修建碑记，乃知取海外寓贤沈太仆之表德以命名，而搜采同时随郑氏渡台、艰贞肥遯之徐、卢诸君子、及东征作记之蓝鹿洲、共八人以配享徽国朱文公，于是共仰人师，闻见益广矣。

考郑氏负固，似周初之多方，砥行诸贤如殷季之夷、齐，在当日为不知天命，今圣朝重熙累洽，显忠遂良，漳海黄忠端公已奉旨从祀庙廷，则逊荒诸贤皆在应褒之列。斯举之表微以补祀典，不大有功于名教耶！

先生莅郡后两月，玺再应召赴崇文讲塾。塾东旧有五子祠，先生鸠工并书院修葺。玺谓「寓贤从祀，礼以义起，曷不推文开以及崇文」？先生曰：「然」。爰于秋仲丁祭，奉八贤栗主以配五子。玺不文，未敢作记，谨书颠末于前记之后。

新建淡水厅城碑记

淡水厅治距郡城三百里而遥。厥初环植刺竹为卫，故以竹塹名城。后又增炮台于四门楼上。生聚日久，周遭皆居民，四门如故，竹塹已有名无实。夫民保于城，无城何恃以固？台郡自南而北，若台、若凤、若嘉、若彰，或先或后并侂崇墉，独淡水阙焉。道光六年，闽、粤分类之扰，淡水受害最后，而势甚

岌岌，赖制府孙公东来，克奏肤功；迨去疾既尽，即请建城垣，捐廉千金以劝输将，得旨嘉许。时信斋李君慎彝以台湾令权同知篆，实肩其事。淡水民本好义，感信斋之实心保障，益赴功如恐不及。经始于是冬之十一月，至九年之八月竣工。传安前后治郡，与闻是役之详，既已逖观厥成，可无文以应信斋请耶？

考春秋传，楚蒍艾猎城沂、晋士弥牟营成周，功皆豫立，不愆于素。古今事势不同，今南方城多用砖石，不似古之择地取土、峙干束板以筑，则无所谓平板干、称畚筑、物土方、议远迩者，淡水其难其慎，而兴斯役。欲求工坚，先期料实。料之大，无如砖、石矣；信斋念海外砖皆松脆，难以经久，内外两面，易砖为石。石条采自内山、石柱运自内地，难计程期，欲如内传之毕事不过三旬得乎！淡城周四里，计八百四十丈，即传所谓计丈数、略基址也。基底掘深数尺，用石填实；然后层累而筑，下既厚、宅更安矣。计城高一丈八尺、基宽一丈六尺、顶宽一丈二尺，即传所谓揣高卑、度厚薄也。四里之城，约分一十二段，每段各派绅士督工。其自下而上，分为三层，石条与细石相间；砌至五尺，乃用长石一道为眉，内外如一，中用三合土、碎石层层坚筑；至第三层乃砖石相闲。城面铺砖，粘以石灰，不留罅隙。城垛共九百七十四座，炮台之建如前。其纵横曲直之布置，皆集群策而成。工用捐输，皆属殷户司出纳，不假手于在官，即传所谓属役赋丈也，所谓度有司、虑财用也。信斋相度有方，然戴星不常厥居。其朝夕巡视、谐协绅耆、奖励工匠、并程功积事以禀承于信斋者，则为竹塹巡检易君金杓。信斋职在司马，易君为其属吏，殆传所谓书以授帅而临以成令者乎！有城不可无池；城既毕，乃浚濠而桥其上，并为水涵以走潦水。向之竹今既为城，向之塹今复成濠。而又以其余力，修治内外道路皆平。城工于是无遗憾矣。

信斋非擅聚米画沙之韬略也，惟是虑事必周、临事必果，积诚所动，人自无贰、无虞乐于效命。故虽三年报竣，而人不以为迟；虽糜白金至十万有余，而人不以为费；虽聚绅■〈韦毕〉蓑城，严寒酷暑，无少暇豫，而人不以为劳；维亿之费，出于官捐者十之二，余皆取于士庶捐助，虽计亩输粟、按船出算，而人不以为苛。盖惟公，故溥师古而不泥古，诂仅无负上官之委任，并足副当宁之勤求矣。

溯台地初辟，北路最为荒凉。其植刺竹为城之徐君治民，为设淡水厅之第三同知，尚侨寓彰化；至王君锡缙，乃自彰移治竹塹；承其后者，增设炮台之杨君愚也。大约目南而北，无不如履虎尾，栗栗危惧。不谓六十年后，竟得苞桑之固、盘石之安若此。王君创建衙署于先、信斋创建城垣于后，皆籍隶四川之威远，亦一异也。信斋已升通守，复以获盗列荐简；大工之竣，仍须优叙。

行见入覲天颜，必得显擢酬庸。民思旧德，雉堞即甘棠矣。

维时始终斯役者，署淡水同知事、今升噶玛兰通判、前台湾县知县李慎彝，四川威远县人，嘉庆戊辰进士；署竹塹巡检兼司狱事易金杓，江苏仪征县人。总其成，则在籍前署广西柳州府事、候补同知林平侯，候选知县进士郑用锡等。襄厥事，则副贡生刘献廷等；官海外者，前署台湾镇事、金门镇总兵官陈化成，福建同安县人；今台湾镇总兵官刘廷斌，四川温江县人；前台湾兵备道、今升陕西按察使孔昭虔，山东曲阜县人，嘉庆辛酉进士；今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兼提督学政刘重麟，陕西朝邑县人，廪贡生；前台湾府知府、今升四川成绵龙茂道徐镛，安徽桐城县人，嘉庆己巳进士；今台湾府知府、循例引见卸事邓传安，江西浮梁县人，嘉庆乙丑进士；署台湾府事、台防同知王衍庆，山东聊城县人，乾隆壬子举人；例得备书。其乐输姓名，书于另碑。

道光九年，岁次己丑，秋九月壬辰朔、二十七日戊午建。

彰化县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

狮头社为未归化生番。台湾府志，并狮尾、巴荖远两社附于彰化县番社末，余尝辨其误矣。狮头亦称狮仔头，在水沙连大山之西南、南北投社之南、斗六门之北。社南有哮猫山，粗坑水出其中，北流汇而为潭，不知广袤几十亩；以在界外，非番割不能到。道光七年八月十五日，潭中忽涌起四小山，络绎相连，如尔雅所释属者峰是；土人称头浮、二浮、三浮、四浮焉。

头浮山高四丈余，宽赢其高二之一，长赢其宽四之一；二浮山高五丈余，宽赢其高三丈，长倍其宽而赢两丈。三浮山高三丈余，宽倍其高而不足，长倍其高而有赢；四浮山高二丈余，宽四倍其高而有赢，长倍其宽而不足；山体皆石。初涌时失水，鱼虾尚跃跃山顶，土番采食，足给于鲜。山麓泥沙之壅，皆被溪涨冲刷，竟体嶙峋，约透瘦大，似壶中九华矣。

夫天地不爱道宝，常见精神于山川。彼醴泉涌地、器车出山，礼经但设言以征大顺；不谓异瑞竟如峰之飞来，是真非幻，可无纪载以示后耶？台湾沐圣朝礼义信顺之化，已百有四十余年，民番俱安作息。兹山涌现在匪徒分类、制府孙少保东来削平之后。越五月，即闻回疆底定，奏凯献俘，恩纶远沛，虽盛世不侈言符瑞，而异事适当其时，谓非祥征不可也。

自昔胜游，最喜水中有山，如水沙连之水里社珠山屹立日月潭中是也。然深入险远，即耽山水者亦以为歉；岂若兹山距南投四十里而遥，距县城八十里而近。他日三社归化，人人可到，吾知好游者无庸舍近求远矣。

会余将有修府志之役，爰纪此以俟载笔。

分巡台澎兵备道听事后，有四方而高之台曰澄台；高一丈五尺，覆以屋、护以栏。拾级而登，四远在目；而西望沧海，万顷茫然，尤足开扩心胸；故凭眺者以为胜焉。余作郡台阳，尝赴观察约，偶一登览，未数数至也。南丰谢怡亭宗维时在余幕，承以尊甫醒菴先生文集相示，因得钞录澄台观海图一记，以备海外掌故。醒菴未尝来台，其从兄退菴与观察奇宠格公宾主莫逆，内渡后犹眷眷于斯台，爰命工为图而属醒菴作记。记中但述公望远知险，抚今追昔，廩廩于全台安危之系于尊官，非夸赏心乐事也。

夫官海外者，多不以为履险而以为席丰；如隙中观斗，奚由知轻重缓急、险易趋避。诚如奇公不豫怠于平时，自不张皇于临事，其神暇，其虑周，祸患之消于未萌者岂少耶！余闻公名而未得见，幸与公孙仓场侍郎和桂同举进士，并同出今福建抚军韩芸舫师之门。迨服官来台，听父老恹恹而言奇公善政，则向往弥殷矣。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即公再莅台湾分巡之岁也；甲子一周，余以台守受代未行，奉檄暂权道篆。登台怀贤，证以谢君斯记之纪公状貌言辞，而肃然如见所尊。虽代庖仅三月，未若公三载之泽浹于民；然时将扃门试士，骤闻北路民听谣移，庄元戎整旅启行，有以停考之说进者，余置若弗闻；但从容丹铅，兼旬而毕，北路亦晏然无事，或能与奇公之虑周神暇有合，而不以隙中之窥贻讥士庶乎！

自海外设官以来，惟陈清端公及奇公两观察最系民思。台以澄名，宜因奇公而并怀清端。至建斯台之高公拱干，府志未为立传，但称系陕西人，殆无可纪之政绩；而艺文所载澄台记，乃窃比于凌虚、超然，夸矣。退菴名本量、醒菴名鸣盛，宜附书。

道光十年庚寅、夏五月既望，浮梁邓传安记。

附录

沈太仆传（见鲒埼亭集卷二十七）

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见鲒埼亭集卷三十一）

徐都御史传（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

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

陈光禄传（见鲒埼亭集卷二十七）

本书「海外寓贤考」谓：「全谢山太史眷眷于乡先辈，故鲒埼亭集中既为太仆作传，又叙其斯庵诗集，而于同时逊荒依郑诸君子皆详载原委」。所谓「同时逊荒依郑诸君子」，即「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所指徐都御史孚远、卢尚书若腾、王侍郎忠孝、沈都御史佺期、辜都御史朝荐及郭都御史贞一也。按鲒埼亭集除载沈太仆传及斯庵诗集序外，有徐都御史传及卢公祠堂碑文，其余

诸公则见于陈光禄传。兹并附录于后，藉便参考。（编者）

沈太仆传

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

徐都御史传

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

陈光禄传

○沈太仆传

沈太仆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鄞人也。或以为文恭公之后，非也。或曰布政司九畴之后。以明经贡太学。乙酉，豫于画江之师，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长垣，再豫琅江诸军事，晋工部郎。戊子，闽师溃而北，扈从不及。闻粤中方举事，乃走肇庆，累迁太仆寺卿。辛卯，由潮阳航海至金门。闽督李率泰方招来故国遗臣，密遣使以书币招之。公焚其书，返其币。时粤事不可支，公遂留闽，思卜居于泉之海口。挈家浮舟，过围头洋口，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时郑成功尚未至，而台湾为荷兰所据，公从之；受一廛以居，极旅人之困，不恤也。遂与中土隔绝音耗，海上亦无知公之生死者。

辛丑，成功克台湾，知公在，大喜，以客礼见。时海上诸遗老多依成功入台，亦以得见公为喜，握手劳苦。成功令麾下致饩，且以田宅贍公，公稍振。已而成功卒，子经嗣，颇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军亦日削。公作赋有所讽，乃为爱憎所白，几至不测。公变服为浮屠，逃入台之北鄙，结茅于罗汉门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于经，得免。山旁有目（按原文作曰）加溜湾者，番社也。公于其间教授生徒，不足则济以医。叹曰：「吾廿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经卒，诸郑复礼公如故。

癸丑，大兵下台湾。诸遗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闽督姚启圣招公，辞之。启圣贻书讯曰：「管宁无恙」。因许遣人送公归鄞，公亦颇有故乡之思。会启圣卒，不果。而诸罗令季麒光（按原文作李麟光），贤者也，为之继肉继粟，旬日一候门下。时耆宿已少，而寓公渐集。乃与宛陵韩文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袞、郑延桂、榕城林弈丹、吴藻轮、山阳宗城、螺阳王际慧结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寻卒于诸罗，葬于县之善化里东堡。

公居台三十余年，及见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后，海东文献，推为初祖。所著花木杂记、台湾赋、东海赋、槎赋、桐花赋、芳草赋、古今体诗，今之志台湾者皆取资焉。

呜呼！在公自以为不幸，不得早死，复见沧海之为桑田；而予则以为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盖天将留之以启穷微之文明，故为强藩悍帅所不能害

；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终依依故国，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岂无述作委弃于毡毳，亦未尝不深后人之痛惜。公之岿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见于世，为台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渊之恨矣。

公之后人遂居诸罗，今繁衍成族。会鄞人有游台者，予令访公集，竟得之以归，凡十卷，遂录入甬上耆旧诗。

○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

太仆居海外者四十余年，竟卒于岛；吾里中知之者少矣，况有求其诗者乎。吾友张侍御柳渔持节东宁，其归也为予言太仆之后人颇盛，其集完好无恙。予乃有意求之。适里中李生昌潮客于东宁，乃以太仆诗集为属，则果钞以来。予大喜，为南向酹于太仆之灵。呜呼！陈宜中、蔡子英之遗文尚有归于上国者乎，是不可谓非意外之宝也！

太仆之诗，称情而出，不屑屑求工于词句之间；而要之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祇在诗。即以诗言，亦多关于旧史。今明史鲁王传曰：「王不为郑成功所礼，渐不能平，会将之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是言也，如杨陆荣辈向尝载之野史，而予窃疑之。盖成功之卒也在壬寅，张苍水有与卢牧舟书，以成功既卒，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是成功卒于王之前也。成功既卒，二岛为大兵所取，则南澳道断，王之不得薨于南澳明矣。阮夕阳集则谓王薨于金门，岁在庚子，尤属传闻之谬。庚子乃成功自江宁归之次年，又一年始入东宁，又一年而成功始卒。以苍水之集证之，庚子之谬不待言也；及太仆之集至而后了然。太仆有挽王之诗，其序曰：「王薨于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后明矣。成功卒，诸臣欲奉王监国，而王亦遽薨，牧舟诸臣之举所以不果也。诗言王之墓前有大湖，盖王本与成功同入东宁，故即葬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诬也。予再证之苍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其中有「十九年旄节」之语。由乙酉起兵数之，至癸卯恰十九年。盖王薨以壬寅之冬，苍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考成功之于王，修唐、鲁颁诏之隙，故不肯执臣礼，盖信有之。其后苍水与太仆诸公调停其间，言归于好，故虽不称臣而修寓公之敬矣。读太仆集中，王在东宁颇多唱和，宗藩则宁靖，遗臣则太仆，虽不复行监国之仪，而已可以安其身。中土传闻，因成功前者有差池，而加以此事，不亦冤乎！

大兵入东宁，王之子随众出降，安置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则覆巢无完卵，不得尚有遗允也。然非太仆之集，何从而考得其详？此诗史之所以可贵也。予既录太仆之诗入续甬上耆旧录中，复为序之。

○徐都御史传

徐都御史孚远，字闇公，明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人；太师文贞公之族孙

，而达斋侍郎裔也。崇祯壬午贡士。

方明之季，社事最盛于江左，而松江几社以经济见。夏公彝仲、陈公卧子、何公慆人与公，又社中言经济者之杰也。时寇祸亟，颇求健儿侠客，联络部署，欲为勤王之备。陈公任绍兴府推官，公引东阳许都见之，使其召募义勇，西行杀贼。又令何公上疏荐之。而东阳激变之事起，陈公心知都无他，乃许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杀都。既杀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贻陈、何二公书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负之矣」！故陈公虽以功迁给事，而力辞不赴。

马、阮乱南都，尤恶几社诸公，乃社门不出。南都既亡，夏公起兵，公赞之；闽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张公肯堂荐，晋兵科给事中。闽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钱忠介公方自浙奔闽，相见于永嘉，恸哭。忠介复拉公同行。会监国至，再出师；公周旋诸义旅闲，欲令协和其事，而悍帅如郑彩、周瑞之徒不听，公劝忠介以早去。时诸军方下福宁，围长乐，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复返浙东，入蛟关，结寨于定海之柴楼。已而郑彩弟兄累畔换。忠介贻书于公，服其先见，卒以忧死。然公虽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来往风波之闲，善于自全，则智有过人者。监国自长垣至舟山，公入朝从之。时宁、绍、台诸府俱有山寨，以为舟山接应。柴楼最与舟山声息相近，以劝输充贡赋，海滨避地之士多往依焉。迁左佥都御史。

辛卯，从亡入闽。时岛上诸军尽隶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业入南监，尝欲学诗于公。及闻公至，亲迎之。公以忠义为镞厉，延平听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谘而后行。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汤闲行至海上，晋诸勋爵，迁公左副都御史。是冬，随金汤入觐，失道入安南。安南国王要以臣礼。公大骂之；或曰且将以公为相，公愈骂。国王叹曰：「此忠臣也」！厚资遣之，卒以完节还。公归，有交行诗集。明年，延平入白下，不克，寻入台湾。延平寻卒。公无复望，飭巾待尽。未几，卒于台湾。闽中自无余。

开国以来，台湾不入版图。及郑氏启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归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为之领袖，台人争从之游。公自叹曰：「司马相如入夜郎教盛览，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国之大夫当之，伤何如矣」！至今台人语及公，辄加额曰：「伟人也」！

公一子，郑氏内附，扶柩南还。未几，其子饿死，故公海外集佚不传。

呜呼！明季海外诸公流离穷岛，不食周粟以死，盖又古来殉难之一变局也！几社殉难者四：夏、陈、何三公死于二十年之前，公死于二十年之后；九原相见，不害其为白首同归也。

蛟门方修县志，以公有柴楼山寨之遗，来访公事。先赠公曾预公山寨中

，知之最详，予乃序次而传之。

○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

明故兵部尚书督师同安卢公，讳若腾，字牧舟。尝持节巡守浙东兵备，驻节吾乡，迁去需次。次年而北都亡。南都命以都御史抚凤阳，未行，南都又亡。闽中晋独座，逾年又亡。公飘泊天末，以一旅思维国祚，卒死绝域，天之所废，莫能兴也！

公家闽中之同安，而二十年栖海上，邱园咫尺，掉头不顾，深入东宁，几如陈宜中之死暹罗、蔡子英之投漠北。故乡坟墓且如此，况吾乡特其幕府所在，能必其魂魄系之也哉？虽然，忠义之神明，固如地中之水，无往不彻者也。而况吾乡之遗爱，尤有不可泯者。公驻宁时，以天下方乱，练兵无虚日。已而有雪窦山贼私署年号，潜谋引东阳作乱之徒乘机窃发。公不大声色，授方略于陆太守自岳而定之；故婺中涂炭而甬上晏然。其抚循罢民，尤为笃挚。稍暇则与士子雅歌投壶，论文讲业。迄今百年，浙东人思之不能忘，而吾乡尤甚。初合祀于蔡观察报恩祠中，寻卜专祠奉之。

方公以思文之命抚军永嘉，甫至而事势已瓦解，徘徊镇下关。尝浮海至翁洲，因闲行入大兰诸山寨。吾乡父老壶浆上谒，公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同袍泽者吾乡巨公最盛：阁部则钱公止亭、沈公彤庵，列乡则冯公簞溪、张公苍水、陈公逋庵，台省则董公幼安、纪公衷文，皆以中流击楫之踪，与公最睦。诸公沦丧殆尽，晚岁独与苍水同事最久，尝见林门有闲使至，寄声问曰：「贺监湖边，棠树生意得无尽乎」？然则甬上之为桐乡，固公身后之所勿谖也。

呜呼！公膺六纛之任，盖在国事既去之后；虽丹心耿耿，九死不移，更无可为。前此一试于吾乡者，不足展其底蕴也，而已足垂百世之去思。故曰亡国之际，不可谓无人也！

明史开局以来，忌讳沉沦，渐无能言公之大节者；聊因祠记而发之。

○陈光禄传

陈光禄士京，字齐莫，一字佛庄。其先世本奉化之朱氏，明初迁鄞，改姓陈；观察大年，其宗老之显者也。西皋陈氏三十六族，难以识别，故称公家为乌楼陈氏。

公少有四方之志，家事不以婴其怀。天、崇之际，天下多故，遂挟策浪游湖海，北走燕、云，南抵黔、粤，其在滇中尤久。思得一当以吐其奇，而布衣踟躅，竟无所遇。一旦，忽瞿然曰：「吾堂上有老母，甚望抱孙，奈何以远游孤其望」？即日幞被归家。已而连举四丈夫子，喜曰：「今而后可矣」。

是时溪上二冯先生，一掌中枢，一抚畿甸，大负天下人伦之望。公欲往从

之，而甲申之祸作。南渡昏■〈水上白下〉，公益悒悒不出。画江之举，熊公汝霖荐公，授职方郎。公故与三衢总兵陈谦善，谦请公监其军。会奉使闽中，以公偕行。而唐、鲁方争颁诏事，谦以不良死，公遁之海上。郑芝龙闻公名，令与其子成功游。芝龙有异志，卒以闽降；成功不肯从，异军苍头特起，公实赞之。已而熊公以鲁王至。时成功修颁诏之隙，不肯奉王。列营之奉王者，其军莫如成功强，皆不自安。公说成功，当以公义为重。成功虽不为臣，而始终于王致寓公之敬。其时会稽旧臣能笼络成功而用之者，亦惟张公苍水与公二人。楼船得以南向，无内顾之忧，其功为多。戊子，王迁公光禄寺卿（家传以为粤中所授者，非）。会鲁王上表粤中，沈吟良久曰：「无以易公者」；成功亦欲启事于粤，公遂行。而惠、潮之路中断，郝尚久之徒阴阳向背，使车不敢出其间，迂道沿海得达；资斧俱竭，卖卜以前。粤中见之，惊喜。路公振飞亦自岛上致蜡书荐之。加公都御史，公固辞不受，特赐三品敕命。三上疏陈军事，且言当通闽、粤之路。粤中人欲留公，不可。己丑，得归闽中。鲁王入浙，留公在闽与成功相结，以为后图。成功盛以恢复自任，宾礼明之遗臣，于是海上衣冠云集；然不过待以幕客，其最致敬者，前尚书卢公若腾、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章公朝荐、沈公荃期、郭公贞一、徐公孚远与公，次之则仪部纪公，不以礼不敢见也。

久之，见海师无功，粤事亦日壤，乃筑鹿石山房于鼓浪屿中，引泉种花，感物赋诗，以自消遣，别署海年渔长。又筑生圻于其旁，题曰：「逋庵之墓」。丙申，太夫人卒于鄞，讣至岛上，诸公唁之。哭曰：「此生无雪恨之日矣」！己亥，成功入江，推公参预岛上留守事务，触疾而卒。临终谓侍者曰：「吾幸得全归此土也」。齐公价人铭其墓，得年六十有五。鲁王在南澳闻之，震悼，亲为文以祭之。

公喜为诗，下笔清挺，不寄王、孟庠下。及在岛上，徐公孚远有海外几社之集，公豫焉。虽心情蕉萃，而时作鹏骞海怒之句，以抒其方寸之芒角。徐公尝曰：「此真反商变征之音也」！所著有束书后诗一卷、喟寓七卷、卮言一卷、海年集一卷、海年诗内集一卷、海年谱一卷。

公葬后，子式登守墓三年，挈家以归。